

目录

中央首长第一次接见青海代表会议纪要.....	1
中央首长第二次接见青海代表会议记录.....	7
中央首长第三次接见青海代表会议纪要.....	18
中央首长第四次接见青海代表会议纪要.....	25
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关于青海问题的决定.....	45
戚本禹同志接见外地红卫兵及青海革命派赴京同志（第五次）.....	47
林彪关于青海问题的指示.....	55
中央军委十条命令.....	59
关锋戚本禹关于解决青海问题的讲话.....	61

中央首长第一次接见青海代表会议纪要

关锋戚本禹

【地点：政协礼堂，接见者：关锋、戚本禹。】

王相喜：（叙述自己在二月二十三日前后的见闻）

戚本禹：你们谁见过刘贤权？

张金莱王滨友：谈判的最后一次他们推出了刘贤权。

（王相喜述说“孤儿事件”“民和事件”.....）

冯国良：叙述“六·三社论”“民和”“孤儿”“胡天申”.....

戚：“民和事件”就是那二十三麻袋材料？.....

关锋：新青海日报刊登过。

金莱：名字是“风展红旗过大关”。

相喜：……

戚：“八·一八”把矛头对准谁？

冯：王昭、韩洪宾、午人、韩明……

相喜：……杨守礼。

戚：杨是“八·一八”开除的？

喜：对。（详细叙述“二·三”有关情况）

戚：（对关锋）捍卫队都说不是事实。

喜：二月十四军区要接管报社……抓青海日报的歪理……

戚：我们见了。

喜：……我骂捍卫队，有人硬讲我骂解放军……我喊毛主席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他们不允许我喊，说我是“反革命”……我的耳朵都打流血了，出来以后我才知道是公安厅（戚点头）……（又边听边点头）他们说我是冒牌三司我读了全称，他们说哪里是三司的？（戚、关付之一笑）……群众说，人家外地红卫兵来西宁革命，有缺点也不能把人家打成这样。……

戚：群众？

喜：……那个医院帮助我。

戚：那个医院同情你们？

喜：……二月二十三日……我的衣服被抢了，我现在的衣服都是别人的，……我喊“杀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他们说我不嚣张……那天十分冷，下雪，……两个无辜群众被抓，他们脱了皮大衣铺在地上叫我躺……（戚插问：哪里的？）……（戚：二月二十四你已经不在报社了？）我还没讲完。……南滩监狱抓了八千多人……（关：八千多？）大院都满了……我可以保证八·一八没枪也没开枪……（关：你在报社吗？）我们四十多个同学都在里面，我可以作证……“火车头”……咱们同学起先以为朝天放枪后来看人死了，流血了，倒下了七十多个，第二排又上去了，倒下了，第三排又上去

了，又倒下了。（戚：为什么上？）因为他们不承认自己是反革命，要保卫报社……我们的刘凤池也被打伤。

金莱：（对关锋）刘凤池你认得吧？（关点头）当时你接见我们了，（关又点头）（关对戚：广播学院的）

喜：……他们讲这是林总来电……（戚：付之冷笑）

金莱：您看。（送上一份）

关锋：你们还有什么传单没有？

喜：……

滨友：××同志已经表了态？！

喜：把巩恩环同志定为“反革命”，巩最先为“六·三”社论平反。

冯国良：……章科伦、巩恩环等同学帮助组织了“八·一八”……

喜：……林总的……

喜：贫下中农红卫军。

滨友：他们中有地富反坏……

金莱：我们调查过有材料。

喜：……监狱的生活是很苦的，……一个老头讲：你到北京告诉毛主席（戚：那个老头是谁？）……

夜间两碗稀饭……许多同学坚持不了……（我们在牢房里，那晚上军队去的特别多，传说白色恐怖加深了，狱里灯一会儿灭了一会儿亮了……我们就是死了，也有人能到北京去告诉毛主席）清华许宝生和我校的一个带了八天手拷，还带背拷……他们讲，你们不是坐牢，是集中审查……

戚：八·一八有机枪是怎么回事？！

喜：纯属军区一小撮反革命分子出于反革命政治目的的需要……

王敢雄：他们自己的。

戚：八一八在报社内打死不同意他们的人是怎么回事？

众：（气愤不已，都说根本没有这回事）

喜：……“火车头”真“勇敢”，有的“八一八”打伤以后呻吟，“火车头”拿小锤一锤一个打死了……

戚：你们哪个在报社内？

张苗苗：我在二十三日上午五点还在报社，根本没看见死人。

众：我们都在现场。

戚：有没有把解放军从墙里扔出去？

众：……

关：当时你们提引“红旗”的文章是不合适的……

金莱：我们诚恳地接受您的批评，“首都红卫兵”西宁分刊不应当把矛盾公开化。

（送交四份分刊）

戚：（翻阅）战士来信是真的吗？

喜、金：没错，我们有许多。张凯民被逮捕了。

喜：一个股科长……

冯国良：我和王仲山在一起，为工作忙得不得了，眼睛都肿了。

戚：他没有搞妇女？！（就是那个……一对关锋）

喜：……

王振宇：军区还放出风……

戚：（拿出一迭估计是反面的材料提问题）报社有电台？（答：原来就有）报社有迫击炮、机关枪？（答：造谣？）报社内“八一八”混进了坏人没有？（答：当时严格地审查过）

王相喜：抓我们人的时候，捍卫队有人背枪，我们同学亲眼见，这一点他们逃避不掉。

振宇：……

关锋：你们知道刘贤权这个同志怎样？

众：……

关：大街上已贴了罢刘的官？

戚：你们认为他是好人还是坏人？

喜、众：我们认为他是好人，刘在三干会上揭王昭最厉害。

喜：二十三日军区内还开会，据了解开枪问题还不能一致。

戚：（问那里的组织）

关：“革命派内部打内战”口号是错误的。

戚：不能用对待敌人的办法……

金美云：“二·二三”事件和王昭有关系。（详谈）（关重视）

戚：你讲的“二·二三”事件与王昭有关系根据是什么？

金：王先赞讲的。（他是公安厅工作人员）

戚：王从哪里来的话。

关：王先赞讲的。9 P,q1 j-_2 H5{

（李、孔、胡、陈代海进来）

陈代海：（详述二·二三事件）

（关、戚异常重视）

戚：谁先开的枪？

陈：军区先开的。

戚：报社有没有枪？

陈：没有。

戚：没有迫击炮？（没有！）没有机关枪？（没有！）没有手榴弹！（没有！）

陈：我们五个人，三个没举起手来，当场被打死（工人详谈）

戚：程××不在青海吗？

陈：……

关：青海日报社中有没有这回事，报社内不同意“八·一八”的人打死，烧死，有没有？

陈：没有。

戚：有就是有，没有就是没有。

陈：没有！我厂捍卫队还讲：“江青同志两次到西宁。”

戚：关锋同志提的问题你能确切回答。

陈：没有，他们扬言叫我们去看尸体，至今未带去。

戚：你们支持“八·一八”就是和“八·一八”一个观点（一回事）。你们打了人家没有？

关：进来报社的有无年纪大的流氓？

戚：坏人。

陈：我们厂的没有。（陈曾下厂劳动）

冯国良：他们现在在北京还抓人。

戚：（十分气愤）北京不许抓，中央有通告。

金莱：他们是秘密抓人。

戚：（对金莱做手势，示意保护起来）

关锋：最后我说两句，我们各种各样的意见都要听，作调查研究，不能发表任何意见，不能回答任何问题，这一点同学们是理解的。我们绝对相信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彪同志。（三次强调）相信他们的英明，只要是革命的就要坚持，真理可以战胜一切，我们相信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彪同志能在复杂的事物中，洞察一切……。我着重讲一

点。今天在这儿谈，同学们回去以后不要讲青海的问题，我们相信革命的同志会遵守革命的纪律。

我们会想一想对哪个阶级有利。

戚：不要印传单，你们也可以听听反面意见。

戚：你们的要求我们转告伯达同志。

关：我们回去研究。

刊载于《中央首长讲话》（3），北京玻璃总厂红卫兵联络站编，1967年4月。

中央首长第二次接见青海代表会议记录

陈伯达康生王力

1967.03.21

【时间：夜至22日凌晨，地点：政协礼堂。出席：陈伯达、康生、王力、关锋、戚本禹、穆欣、

肖华。】

王力：宣布一条，这里什么话都可以讲。

陈代海：二十三日早上六点多钟戒严了，11点左右……

肖：两点左右，楼有多高？

陈：有五层多高……有爆炸声不是手榴弹就是……我们也不敢看了，过了一会儿，xxx就都进来了。……我亲眼看见一个解放军讲：昨天你还和我辩论，捍卫队就打你。

戚：捍卫队打人？

陈：打，xxx也有人打人……

张惠英：我在报社，哪里都可以去。事后他们对我讲，这些死人都是从帐篷里拉出来的。

戚：你多大？爸爸干什么？（答……）报社有没有枪？

张：没有。我有证件哪儿都可以去。

肖华：报社楼上有没有枪？

金莱：我在报社，楼上我都去过，没看见枪。

戚：二十三日你们谁在楼上？

王建义：我在。……没看见有枪。

戚：小桥死人最多？

陈存秀：我在小桥。……军区的喇叭先宣布八·一八是“反革命”。

戚：军队的车宣布的？

陈：……有人叫我把头低下，我就听到前面有枪从北向南打。

肖华：谁先开的枪？

陈：军队从北向南打。

王力：步枪？机关枪？

陈：步枪。

（肖、王、关看图）

关：第一枪喇叭没打坏？

陈：11点停止广播。他们叫我们11点停止广播，否则一切后果由八·一八负责。

王力：他们11点10分开枪。

陈：……有四五排手挽手……（肖分外注意、戚微笑、关吸烟安详视肖）

关：四五排？工人、学生？

陈：工人们都手挽手站着。……（突然咽住不讲）

关：讲吧。（无声）那些人怎么死的？

陈：……两点左右从宾馆打来两颗信号弹，两个教练弹，天空有炸开飞的纸机，听到的全是机枪声。

关：不是报社里先开的枪？

相喜：我们的同志在里面。

陈：工人们一排排的倒下，为避免不必要的牺牲，我们撤.....我们被抓，下午四点捍卫队来抓人，抓出的人都被打的鼻青脸肿，剩下的人，我们学“语录”，唱想念毛主席.....后把我们红卫兵放了.....

于桂梅：.....那天形势紧张，我们有精神准备，因为知道 11 点要采取行动。

肖华：哪个宾馆住了队伍？

滨友：里面有机枪、探照灯，可以打到小桥。

关：为什么能打到？

王力：那个地方高？

肖华：几挺机枪？

滨友：两挺吧，不详。

戚：有照片。（送上王力、肖同来看）

于桂梅：.....北邮的宣传队出去宣传.....下一时，打起了枪，不知打到哪儿，只听枪声，报社里面的师傅指枪膛说：“你朝这儿打。”军队叫：不要慌，我们把枪对准一小撮反革命的。停了一会儿，一点多时，形势紧张，一会儿外面枪声紧，大家都去了，正看到一卡车xxx在打枪，朝前面一堆人扫射。当时我想不会打死人，没关系，有假枪。后来倒了一排又一排，有人跑，跑到那边也倒。后来在倒下的一堆人上有一人起来了，脸上全是血，我们才知道人打死了。后来车上的人都下来冲进报社了，.....叫报社里的人交证件、主席纪念章。.....后来了人，照名单宣布反革命，（主要是坚守报社的八一八和红宣兵）当时抓起一些人捆起来打一顿。一直没见的捍卫队这时全出来了，（关、戚冷笑）来一批老捍抓人，打人，一直到七点，押我们，勒令举手，我们不举，就xxxxx，半路叫我跪下报名.....到了省委，他们叫我们按单位分开.....后放了，路上见全城戒严。

关：这是二十四日了！

于：我们刚一进厂，捍卫队就喊“站住：”，我们没进，到兰州，想汇报中央。

肖华：（向小陈）你们那天广播了什么？

陈：“首都红卫兵报”“通令”

肖华：没别的？

陈：没有。（上交肖一份通令，肖看）

关：（问帐篷里的情况）（康老、伯达进厅，热烈鼓掌）（戚将麦克风头转向伯达，伯达又风趣地把麦克风头转向戚）

相喜：（重复 13 日汇报……康十分注意听）

（伯达翻阅青海日报）

王：……我挨了一拳。

戚：谁打的？

王：不知道……我清醒过来以后，有四个背枪的xxx……他们打我，给我一张纸，我写了个强烈抗议，他们上来个人打了我个耳光，打完了以后提出了我这是 19 日。23 日就发生了事（重复十四日事）（李平安，孙祥梅入场）。在我们牢一个人受了伤，脸上挨了枪子儿，头被砸烂。我们的男、女同学都被绑起来。有的同学被打的厉害。我们听了第四期社论之后非常难过……给我们同学带上镣铐。每天给两张纸，一张写交代，一张写揭发……。放风的时间一天就五分钟，阴森森的。我们的一个同志在现场也没回来。击倒了一个邮电管理局的同志，从腹部穿过。（康生、伯达一直注意听着）又击中刘凤池……有七十多个人被打得满脸是血，刺刀刺了眼睛……那天大约有八千六百人被捕……我们没有看到“八·一八”有枪。他们讲“八·一八”有枪，又拿不出来。一个xxx又讲没枪。三月一日下午五点钟，他们把我们 from 监狱里押了出来，送到了党校，进行“整训学习”。

（实际上，当时党校是一个监狱外的监狱，首都三司和外地红卫兵并没有获得解放）当我们四十

四个刚从南滩监狱里出来的同学，被押到党校，强迫我们去礼堂开会，听“卫戍区司令部首长”报告，我们刚进会场，一个“卫戍区司令部首长”问我们是从哪里来的，我们回答说：“南滩监狱里来的”！！当他听我们的口气不对时，他讲：你们不是从南滩监狱里出来的，你们回去后千万不要告诉你们的同学和老师。你们是“集中审查”的，是因为没有地方，借那里（指南滩监狱）的房子用。……（除康老外，众首长皆笑）我们大的二十二岁、三岁，最小的十五岁。（康老笑问张惠英多大？）

戚：他（指张）在报社，你谈谈吧？

张：……没想到我们是反革命。（众首长皆笑）我们听到是炮声，同学们讲是枪声。（众首长又笑）

肖华：你听过枪声吗？

张：连串的没听过。……三司的宣传车讲我们要坚守岗位。三司的念语录、演节目，许多工人同志都哭了。他们问大家怕不怕，工人答不怕，后唱大海航行靠舵手，……两点左右枪声特别密。我们都吓醒了，……刺刀对准了我们，叫我们举手，我们不举，他们讲你们这样顽固，用枪托打我们……他们念名字许仲仁……这些都是反革命，叫我们互相检举，我们都不说话，他们就让进来的捍卫队、“火车头”认本单位的人，认出去打耳光、大皮鞋猛踢，抓完大头目，抓小头目，再抓广播员打……一个工人受了重伤，医院不给包，这个工人活活地打死了……跪不住就打，有的人就活活打死了，我们的同学有的都哭了，我要上厕所他们不叫，我就跑，骂我小顽固，（康老冷笑）我出来以后，他们就打。……我带你院里参观，朝里院说：“好，你们八·一八自己打死自己人，烧死，脑袋都打掉。”这时已经过了三、四个小时了，不叫别人看，只叫捍卫队看，对我讲：“你看这个小女孩，脑袋都被砸烂了……”他们说：“你们打死自己想投降的人，看你们八·一八”！以后他说：“这些人都是我们从帐蓬里搜出来的，已经烧死好多天了。”……有些帐蓬我经常去，根本就没有见过死人，他后来就叫我回去。我和同学讲了，同学们都不相信。一个×人上来就打，

揪掉了我的头发，边打边骂，还抢我的纪念章，我装在口袋里不给，旁边一个人讲：“纪念章不要也可以。”（康老写条传与伯达，伯达传与戚、关……关唤人，关、戚交换意见，伯达过去了。）……他们不光有枪，还有圆盘的枪，（康老点头）……我们上了车……

肖华：（向张）与你讲话的人（说八·一八打死解放军的人）从哪儿进来的。

王相喜：（答肖）……在火车上抓我们在车上的同志……他们讲打死了战士，用棺材游行，上面写着“xxx烈士”，士兵们的脚趾头都受了伤，“火车头”真“勇敢”（重复 14 日情况）……一个子弹打伤了脖子的同志，本没死，被剪刀绞断了咽喉死了。

肖华：没开枪解放军怎么伤呢？

王相喜：（解释）

伯达：你们的同学回来没有？（答：没有。）应回来反映情况。

肖华：打了电话，昨天……。

康老：你们有数没有？

众：交了。（指同学名单）

戚：（对康）给他（指肖）了。

肖华：（对金莱）我打了电话了。

戚：你们在场的人在报社看到枪了没有？

众：没有。……我们里面挤着睡。

戚：里面睡了两千多人。

康老：里面是哪个工厂的工人？

众：（对小张）你去帐篷里去看烧死的人有几个？

张：四个。

肖华：死人像几天了？什么样子？比如脸……

张：和别的死人的样子一样。

肖华：是烧死的吗？

张：×人讲是烧的。

贾：我们参观时，他们讲是硫酸烧死的……

（戚对肖笑）一个××讲抄去四挺机枪、子弹是在地道里，我们要看，他讲地道口还没找到呢？……血还是鲜红的。

肖华：有枪眼没有？

贾：他们不叫去，划了一道白线，说是现场。

肖：是现场？

小张：我看时，他们从帐篷里找出来的，不是现场。

肖：你们参观尸体有多远？

小张：……

肖：几个烧死的？

小张：四个。

肖：（对贾）烧死几个？

贾：我见烧死的有一个，胸口有一滩血，其它都是打死的。

（戚拿出一迭照片给参观过的人看）

戚：是不是你们参观过的？

小张：我看不出来。

（康老点几个有关的学院）

众：……

康老：（指了一下王相喜，问各学校的同学）（对农机三人）你们二十三日在现场，你们看到有枪没有？

三人：我们 14 日进去没看到。

康老：工人换班，有没有可能带进枪去？

众：没有。

王相喜：……（伯达出去坐在旁边的椅子上）……有几个××××同意开枪动武。

康老：是那个×××师。

众：×××部队。（肖对康耳语）

吕：我们怕××栽赃，我们进去时连小刀全不让带。……

相喜：根本没逮捕证，只要是同意“八·一八”全抓。

（金莱交穆欣一份“特大喜讯”，问：真的假的？穆：我不知道，我问肖主任。给肖华）

（金莱向穆欣答：林总那个是假的，兰州那个查一查，看是否青军欺骗兰军）

王建义：……

康老：……

王建义：我们厂的“老捍”，有人穿着军衣，领章一样不差，有四个人我们认识他，其它厂也可能有，我们厂的四个人我认的准。报社中的帐篷，我负责搭了一部分，每天我们都去帐篷里看一看，有没有烤火，烧坏了的，所以我保证里面没烧死人，联络点我也去，保证没有枪。

康老：他们有一种说法：……报社里有许多人原是八·一八，后不赞成八·一八，报社中的人就把他打死，是否在这 13 个人中有没有要出而被打死的？

众：没有，造谣。

王相义：……

(金莱向穆欣, 难道烧死的还有血迹吗? 穆对金莱耳语: 他们军区做了许多假象, 核对一下, 可以驳倒他们)

相喜:八一八在坚持文斗, 不用武斗上非常好, 当我们拖住报社里“执行任务”的解放军时, 他们全有意见。(康频频点头)

王建议: 解放军吃饼干时我们送水, 他们问, 你们那么多人怎么烧水? 我讲就是我们不喝水, 也要让解放军喝水。(当时他们的连长不在) 他们讲你们好, 不过我们是执行命令。

康老: 你们怎么辩论“六·三”社论? 这与我有关。

众: 我们认为好, 现在他们要翻案。

金莱: 青海日报有个人要找您辩论。

康老: 要把我抓走。(笑) 陈逸怎样? 在北京?

金莱: 他在青海没有生命安全, 现在要抓他。

康老: 他现在在哪儿?

答: 在地院。

康老: 怎么在地院?

金莱: “民和”事件整理材料, 老冯是地院东方红的, 他谈一谈。

冯: (谈黑材料)

康老: 是不是要烧?

冯: 都要烧, 据说已经烧掉了两车。

康老: 陈逸那时就来了?

冯:

康老: 程光远怎样?

冯:

金莱：赵永夫态度恶劣。（述谈判情况，去兰州情况）

康老：（问一些现象）轧死一个女工怎么回事？

（关、戚在一边谈笑自若，肖聚精会神）

康老：不是硬冲的！噢，噢……（康老关心二·三事件。谈得有些乱）

胡长生：（述二·三事件）

滨友：（介绍刘贤权，送上“简报”，关锋同志交给康老）

康老：杨植霖怎么样？

胡长生：（介绍杨）杨后来支持八·一八。（康点头）

康老：高克亭怎么样？

滨友：八·一八叫他写材料写了不少、……

胡：他被八·一八游过街，也被捍卫队游过街，他支持八·一八。

康老：为什么对高克亭游街？

胡：他搞经济主义，八·一八游了他一回。

滨友：李芳远也支持八·一八，原来他轰王昭，最近听说和军区发生冲突有点问题。

康老：韩明呢？

陈武军：……

康生：军队除了赵永夫以外，你们认为谁还不好？

滨友：××……

胡长生：一月三十日晚，××和刘贤权接见外地红卫兵时讲：我支持八·一八，我完全同意刘

司令员，时隔不久，完全颠倒过来，大骂刘。

滨友：冯国良、相喜：电讯从二月二十三日断绝。

冯：2月23日我感觉……因为没电话了。

金莱：（递给肖主任一份要求，即被没收的红卫兵财物，请求肖指示青海军区归还，肖阅后向金莱点头）

滨友：军区内支持八·一八的同志被打成反革命的，都百般折磨（戚：你对肖主任讲）

肖：多少人？

（答：十一人）。

康生：你们有几个中学生？（举手）这么多，都成了反革命了？（笑声）你是广东的。

吴：对。

康生：怎么串连串青海去的？

戚：青海好玩？……（场内十分活跃，……）

康生：八·一八发展组织街道上不纯？

胡长生：……八·一八组织大部分是纯的。

戚：有个王仲山搞有许多女人吗？

胡：有个人经常跟着他，但决没有这样的事。

戚：不是一个人！

康生：你们有人伪装解放军把枪运走了？

众：（十分气愤）根本没有！（金莱对穆欣：造谣造到这种程度了！穆欣笑）（康把麦克风转向肖）

金莱：“人民日报”三月十二日二版头条最后一段怎么办？

王力：恐怕要更正。

关：今天讲的大家出去不要说，什么那个同志参加了，……

康生：我们正在调查，你们不要给我们制造困难，你们一说中央文革支持你们，结果你们倒霉。你们造反有理，有理何必急呢？无理才急。在调查时间不要乱说，不要打电话，发信。

众：他们抓人！

康生：在北京不许抓人！要抓必须通过公安部、卫戍司令部，还有中央文革，这一点可以讲。

王力：今天就到这儿吧！（鼓掌欢送众首长）

刊载于《中央首长讲话》（3），北京玻璃总厂红卫兵联络站编，1967年4月。

中央首长第三次接见青海代表会议纪要

周恩来康生江青

1967.03.23

【时间：晚至24日凌晨，地点：人民大会堂安徽厅。被接见单位：青海省“八·一八”革命造反派代表，首都三司驻青海联络站代表，地院东方红代表，北航红旗赴青海战斗队成员。接见首长：

周恩来、康生、江青、王力、关锋、戚本禹、肖华、杨成武、穆欣、曹轶欧等。】

（总理依被接见名单逐个点名，在点名过程中，戚本禹同志和曹轶欧小声说：“机枪对这些小孩子打，真不象话”）

总理：张惠英。

张：我。

总理：你多大？（张答）

总理：黄建强。

黄：我。

总理：多大？

黄：十五。

总理：你更小。

（顺次点名，问姓名、单位、年龄）

总理：李春荣。

李：我。

总理：高个子，山东的。

江青：（指康老）两个山东的高个子。（众笑）（依次点名）

总理：都是北航的。

戚本禹：都是“反革命”。

（总理点名时，诸首长评论同学们的高矮）

总理：张苗苗。

张：我。

康老：多大？

张：十五。

戚本禹：（对众首长）她名字叫苗苗。

总理：北京占多数。

总理：想听听你们的意见。刘贤权同志来了嘛？张江霖同志来了嘛？

（刘、张回答）

总理：你们自由了！你们解放了！

总理：刘贤权同志多大了？

刘：五十二。

总理：张江霖同志多大了？

张：五十一。

总理：刘贤权你哪儿人？

刘：江西吉安。

总理：张江霖哪儿的？

张：四川。

江青：我都没有听过你们的诉说，今天我们都来了，文革小组、军委的同志来听你们意见，你们讲吧，青海的同志讲，不要重复。

总理：你们讲一讲吧！

戚本禹：（对张惠英）你讲讲吧！

（张惠英开始叙述二·二三事件见闻，在讲到被赶到报社大院里时。……）

总理：多少人？

王相喜：一千八百多人。

总理：报社原有多少人？

众：二百人左右。

（张惠英继续叙述，在讲到关于烧死人的问题时）

总理：是不是烧死的？

（张回答。我也没见过烧死的人什么样，烧的腿一面烂了，另一面还挺好的……总理边听边点头）

（当张讲到持枪者威胁：“你再瞪眼睛，我把你的眼珠子挖出来”时，康老冷笑）

（当张叙述到八·一八被迫跪了一大片人时）

总理：有多少人？

（张回答，并继续叙述暴徒毒打八·一八革命派情况）

（杨成武同志进来）

总理：你们的同学有死了的没有？

（张指陈存秀说）他弟弟被打死了！

总理：你弟弟叫什么？

陈存秀：陈存宣。

总理：（你们哪一位知道得更详细一些，补充一下。

（于桂梅同学补充，当她谈到守卫报社时）

总理：有多少人？

于：有两千人。

（康老对总理作解释）

总理：你们都在里面？

康老：他们都睡在里面，很拥挤。

（杨植霖同志于二十一时三十分进入厅内）

（于继续叙述，当她谈到八·一八革命派被迫用绳子捆绑下跪时）

戚本禹：（对江青）他们竟敢不执行八条！

（于继续叙述，当说到八·一八革命派被押解到省委时）

总理：省委？

于：由省委干部审问，审问的全是平时造反精神最强的。……我们在雪地上冻了一夜，有的工人几天也没吃，我们看到省委干部审问，这完全是反扑，过去被斗的，起来斗造反的。保皇派斗争造反派，一些中……都不敢讲话了。一些当权派纷纷倒向保皇派。那几天在大街上抓人、打人是很严重的。

总理：事后你看到被打死多少人？

（于继续叙述，讲到北桥头死人时）

总理：桥头在报社外面？

关锋：那儿死人最多。

张江霖：在报社西北角。

(于继续叙述)

总理：你在离桥头不远的地方？(于继续叙述)

总理：保卫报社的有多少人？

(回答)

总理：二十多所学校，有多少人死了？

xx：不清楚，消息都封锁了。

总理：你们都什么时候离开的？

xx：二十四日。陈代海：我是三月六日离开的。

总理：有人抓到军队监狱里没有？

(王相喜叙述情况，说明监狱很大)

总理：那么大？国民党留下的，还是我们修的？

(张江霖、王相喜分别回答)

总理：在哪儿？

康老：(对周总理)他们都在一个房间里。

(王继续叙述，讲到军人宣传“改过自新、重新做人、前途光明”的内容时，戚本禹同志冷笑。

当王讲到外地同学被关押到党校时)

总理：多少人？

王相喜：四十几个人。……

总理：什么地方？

(王继续叙述党校内状况)

总理：外地同学有被打死的？

(王继续叙述, 说到《火车头》用锤子击伤员时)

总理: 你知道的一死一伤.....

(王叙述到和军区赵永夫、××等发生争执时)

总理: 你们和军区谈判的情况怎么样?

(张金莱详细叙述谈判经过)

(杨成武同志小声对曹轶欧同志说: “赵永夫在搞鬼!”)

总理: 军队哪天武装游行?

(王滨友、胡长生详述武装游行事)

总理: 多少辆军车? (指二·三军队游行)

(回答: 二百五十多辆)

康老: 二百五十多辆?!

(胡长生谈到有公安厅车子时)

总理: 公安厅几个车?

(回答)

总理: 张江霖同志, 你们几号来的?

(回答: 三月九日)

总理: 你知道 15 号搜枪的事?

(张回答, 在谈到二月三日武装游行是支持了右派, 打击了左派时, 总理不住点头) (当张谈到王文英在谈判时被赶回来时)

康老: 赵永夫去了。

(当时叙述到事态继续发展, 要发生流血事件时, 总理点头)

(张继续叙述, 在谈到自己被轰时)

总理：刚才他（指金莱）讲的，“……

（当张叙述到“我也成了反革命”时，总理笑）

（当张叙述几次谈判时）

（戚本禹同志对身边张苗苗说：他也是按林总“指示”办事的。十号他把刘贤权推出当“替死鬼”了。）

（众笑）

总理：刘贤权同志你是怎样被斗的？

（刘贤权叙述，在谈到军区党委讨论同意支持八一八时）

总理：赵永夫同意了？

（刘继续叙述，说明赵是同意的，但刘对赵有警惕，并说：我看捍卫队一方进军区造我的反，揪我，斗我也算是冲击军区吧！）（首长们和同学大笑）

总理：赵永夫是第一副司令员吗？

（刘回答，并继续叙述）

总理：军区有电报给军委吗？

（刘继续讲，在讲到八一八为主体的三十八个组织和人数时）

（江青同志向关锋同志表示赞许刘对情况的了解和熟悉）

（当刘谈到军区机关的“紧急倡议”时）

肖华：是不是事先写好，印好的传单？（刘答不知道）看来是事先写好的！印好的！

（刘回答。刘在谈到军区机关成立所谓“三个团”时）

周总理：成立了三个团？

(刘继续叙述, 谈到二月十日军区开会决定刘贤权接见八一八和三司代表时) (总理问刘过程中, 杨成武同志对曹轶欧同志说: “刘贤权是从东北四野调去的……赵永夫有问题, 历史上有问题”)。

总理: 开会谁来主持?

(刘继续叙述, 在谈到首都三司拒绝和刘谈, 并说出自己的想法: “赵永夫不是说三司再三找我吗?”时, 众首长大笑)

(当刘谈到二月二十三日赵永夫接电说林总支持, 准备检查时, 诸首长皆笑。刘继续谈, 并说明是叶剑英调刘、张来京, 后受青海军区监视情况)

戚本禹: 总理呀! 关锋同志那天见他, 等了两个多小时。

(肖华作了插话)

(刘贤权说明: “许多重大问题赵永夫都自己作主而且态度很硬”时)

总理: 同志们! 今天不再继续开了, 情况中央文革小组全了解了, 北京三司同志派两个代表再讲一讲, 青海也派代表谈。除了这里讲以外, 不要再向外讲了。

戚本禹: 他们还是守纪律的。

总理: 你们回来的同志住在一起, 外地 (指青海) 的也是, 住在一起。问题很快会解决了。你们一定会遵守革命的纪律。**“为有牺牲多壮志, 敢教日月换新天。”**杨植霖同志也是同情你们的。这个问题快要处理了。

刊载于《中央首长讲话》(3), 北京玻璃总厂红卫兵联络站编, 1967年4月。

中央首长第四次接见青海代表会议纪要

周恩来陈伯达康生

1967.03.24

【时间：24夜 - 25日凌晨，地点：人民大会堂安徽厅。接见首长：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江青、叶群、杨成武、关锋、王力、戚本禹、穆欣、肖华。被接见单位：青海省八·一八革命造反派赴京代表团、原首都三司驻青海联络站全体人员、北航红旗赴青战斗队、首都及外地赴青红卫兵。青海方面人员：青海军区司令员刘贤权、副司令员张江霖、青海省委第五书记杨植霖、书记高克亭。其他人员：赵永夫（青海军区副司令员）、王昭（青海省委第二书记）、张晓川（二〇五部队副主任）、张洪（xxx副师长）。】

（因去晚了，前边有一段话没听到）

总理：今天开会，以前的情况基本上都弄清楚了，首先，要青海军区副司令员赵永夫回答这样一个问题，你凭什么权力撤销刘贤权同志的党内外一切职务？

赵：我们没有权叫他工作不工作。

总理：是他自己（指刘贤权同志）不工作吗？

赵：（结结巴巴，满头流汗）

总理：停止了刘贤权同志党内外一切职务二十多天了，难道你不知道嘛？

.....你不是党委委员吗？你们成立了“指挥部”，上报了兰州军区和中央军委没有？

赵：没有。（态度极不严肃极不老实）

总理：现在，你在中央同志面前回答问题，你态度必须老实！

康老：你到指挥部，代表你个人，还是代表军区？

赵：我代表军区。

总理：你们没有得到军委批准，停止了刘贤权党内外一切职务，是合法的，还是非法的？

赵：我不知道。（态度相当恶劣）

总理：你代表军区嘛，怎么什么都不知道？！

赵：（支支吾吾）

总理：兰州军区来的答复，你们认为怎样。

赵：（沉默）

总理：（十分愤怒）兰州军区三条指示，你们执行了吗？

赵：他们都不同意。

总理：你同意吗？

赵：我也不同意。

总理：你为什么违抗上级军区？

赵：xx、xxx、xx都不同意。

总理：围攻青海日报社谁下的命令？

赵：大家研究的.....

总理：你是个军人，你怎么这样回答问题？（十分严厉）

赵：（沉默）

总理：赵永夫，你刚才没说清楚，刘贤权同志二十多天都没有自由，你讲一讲，是怎么回事？

赵：刘贤权同志不敢工作，不敢负责任，有情绪。军区党委王文英负责，他在场。

总理：（声色严厉的）军区谁负责？

赵：（诡辩）王文英副政委.....

总理：你没有责任吗？你们成立联合指挥部，你报了军委和兰州军区吗？（十分严厉）

赵：报了，批没批不清楚。

总理：在中央面前，你要老实说！

赵：（支吾）我不清楚报没报。

总理：军区的指挥权让给指挥部了！你是军区副司令员嘛！那就把军区的指挥权让给联合指挥部了？

赵：不是让给，不让给已研究好了，我给常委汇报了。（支吾）

康生：你是代表军区还是代表个人？

赵：代表军区。

康生：你是代表军区了？！那文化大革命你就是代表了？

赵：我是军区代表。

总理：十六号电报兰州军区没回电就这样干了？谁派刘斯起到兰州军区去的，你不知道？林副主席给你的电话呢？二月二十三日对报社革命群众进行武装镇压，（质问）指挥部谁指挥？

赵：xxx指挥。

杨成武：（质问）

总理：xxx部队张洪回答。

康老：（严厉）谁下的命令？

张洪：领导小组决定.....

戚本禹：（生气，重令）谁下的命令。

张洪：.....

赵：指挥部下的命令，我去执行。

总理：你的镇压反革命组织报告，你给我的信，白纸黑字，你负责。写报告，打刘贤权，汇报中央文革都是你赵永夫。

赵：我不知道。（支吾）

康老：你什么都不知道！

肖华：那天你还在楼上指挥。（总理、杨成武、康老同声追问赵永夫）

赵：（不正面回答，乱扯）

总理：你别谈了，别占时间。（问xx师师长）你和赵永夫谁指挥谁？

xx：不归他指挥。

总理：那天你们行动谁指挥的？

xx：.....我们派了两个排。

总理：谁派的？

xx：共同研究的。

总理：你是军人，你怎么这样回答问题！

xx：当时xxx、xxx.....

总理：你们都不老老实实的讲问题。刘贤权同志你简单的讲清楚。

刘贤权：十号上午开常委会，我们通知赵永夫开会，他单独行动不来。布置围攻报社的事，部队几乎全是军区的部队，主要是独立师、独立团的。主要是赵永夫调的。

总理：对于军区党委停止你的一切职务，你表示怎样？

刘：我根本不知道，他们什么都不告诉我，刚听同学讲，才知道停止了我的职务。

总理：张江霖同志，你还有什么要讲的？

张江霖：联合指挥部名为造反指挥部，实际上是赵永夫指挥。一月三十一日“机关造反派”叫我们答复问题，不答复就跪下。赵永夫在后边坐着。（总理：他是“造反派”的头子嘛！）.....
林山想提意见，王文英讲，提也不行了，部队已经调好，调了二百多辆车。

总理：（对二〇五张晓川）谁调的车？

张晓川：赵永夫。

总理：你的任务是青藏公路，为什么调车？总共有多少辆车？占多大比例？

张晓川：有xx辆，接到中央关于支持左派的命令.....（罗罗嗦嗦地从头说起）

总理：你把话说简要一点。

康老：组织指挥部是你先找赵永夫，找xx师陈立英，怎么不讲这个问题呢？

张：是。我想讲的就是这个……（众讽刺地大笑）

康老：（不满的）我讲的是游行，那是组织指挥部。

张：……

康老：你们的指挥部什么时候成立的？

张：二月十八日。（总理：不对）是一月十八日。

康老：那天你讲的是刘司令员不能工作，不要组织指挥部，可现在你讲，一月十八日就组织了。

张：（重复，罗嗦地谈起来）（众首长不满）

总理：二月三日武装镇压，你参加了没有？联合指挥部讨论了？

张：讨论通过了。

总理：谁指挥？

张：用卫戍区司令部名义。

总理：现场上谁指挥？

张：赵副司令员，×师长。×××在前场指挥，赵副司令员在宾馆楼上指挥。

总理：从指挥部成立你就参加活动，还是一月二十七、八号，你就参加联合行动了？

张：在以前就参加活动了。

总理：你对八·一八有什么看法？

张晓川：没调查之前，从整个来说，我对八·一八看法是印象较好，冲劲较大，但对八·一八红卫战斗队看法不一样。

总理：差别在那儿？

张：组织不纯。

康老：……有个别坏分子，就不是革命组织了？

张：大方向不对，对准贫下中农。

总理：谁见到了？

张：北小街……“四不要”，党团员不要。为四清翻案。

康老：有文件吗？你听谁说的，还是看见的？

张：调查的。

康老：谁调查的？

张：各兄弟部队。赵永夫的兄弟部队，张洪的兄弟部队。

康老：哪个兄弟部队？

张：刚才讲的。

康老：赵永夫的，是吧？

总理：你对青海日报有什么看法？

张：部队反映比较大，不能如实反映情况。在元月二十九日夺权，军队支持问题，实际上是送权，杨植霖同志几次开会，决定送给八·一八。那次报道不真实，开会一万一千多人，报导十几万人。我们认为没有按主席指示办报，青海日报变成八·一八战报。

关锋：不登捍卫队的就是八·一八战报？

总理：出了多少天报？

张：（支吾）三十二天。

关锋：三十四天！三十四天报都看了？

张：都看了，要背背不出来。

关锋：三十四天报纸，他有没有传达中央精神？你们讲，不登“人民日报”社论、“红旗”社论、“解放军报”社论，完全不是这回事！三十四天报纸我们都看到了、社论都登了。他们还自己出了文章反对经济主义。只有一天迟了一天。

总理：你们就是想找借口，下那么大的毒手。报社有枪，赵永夫你有什么证据？

赵：……（总理：简单点，你的报告上都有！）以前了解有枪。

总理、康老、关锋：现场有没有？

赵：（罗嗦，文不对题回答）

康老：你就回答有枪没有？

陈伯达：有，没有？

赵：当时没搜出来。

戚：为什么报告里说有枪？

赵：（语无伦次）不是在报社里有，其他地方开枪了，（全场讽刺地大笑）但没搜出来。

总理：现场上怎样？

赵：有弹壳。

（众首长怒，王力、戚本禹拍桌子）

王力、戚本禹：（怒问）没枪，怎么汇报有枪？

赵：没搜出枪。

总理：没枪，你开第一枪，打死这么多群众！

（马浩：你说我们三司四人是机枪手）

赵：据一些人的口供。

（又一同学说：他们是逼打成招的！并举了一例子）

总理：（十分生气）没枪你说有枪，打死那么多群众！

赵：宾馆上有枪眼。

总理：制高点上有几个方面的枪交叉的，你回答！

杨成武：制高点都被你们控制了。

赵：以后布置我就知道了，我们看到从人民浴池打到宾馆的。

总理：打死那么多群众。

叶群：（气得流泪了）放枪，对革命群众那么残酷，还造谣，伪造林总来电。

总理：全部把他们包围起来了，你还没搜出来！（愤怒地站了起来！）除非你伪造假枪！谎报军情，欺骗中央！

赵：不叫打，但管不住。

（总理拍桌子，叶群、关锋同志站了起来！）

叶群：（严厉地责问）你还说林总来电，还感动得满脸热泪，什么时候给你来的电？

赵：我接电话，问是不是林副主席，对方说是。

叶群：林彪同志没有打电话！林彪同志三个秘书一个也没有接到电话。24号听到此事，毛主席、林总非常气愤，下令调查此事。

伯达：你是造共产党的反，造无产阶级的反。

杨成武：纯粹是造谣！为什么造谣！

戚：当面造谣！

杨成武：（万分愤怒）没打嘛（指电话），你为什么说打。

总理：到底打死了多少人？

赵：死伤二百六。

总理：你去现场看了吗？

赵：没有。

总理：这么大的惨案，你身为副司令员还不到现场去看？

叶群：（愤怒）你没有人性！你玷污了人民解放军。解放军没有你这样的！真正的革命战士都哭了，你惨无人道。

总理：对！你只拣到一些弹壳。

（赵想推给兰州军区）

总理：你欺骗了兰州军区。他们也是根据你们的调查材料，也没有看到枪。

叶群：前几天在京西宾馆介绍经验的是你吧！有声有色，全部功劳都是你的！现在怎么都没你的事，推得光光的？白纸黑字，知道不知道？

总理：到现在你还认为是对的吗？回答这个问题！

赵：经调查研究，了解情况，通过常委共同研究，统一认识的。

刘贤权：我不同意。

总理：刘司令员就不同意。

赵：他不同意。据说是有机。

（众气愤）

总理：别说了。面对这么多群众，你还有点儿共产党的气味吗？

赵：（沉默）

康生：你是共产党还是国民党？（赵不答）

总理：你是哪儿人？

赵：河北正定，参加了游击队。

戚：谁的游击队？那一年？

赵：三七年。

总理：你怎么到的江西？

（赵谈历史）

总理：你什么出身？哪个庄子？还有人吗？

赵：贫农。李家庄。还有父亲……

康老：母亲呢？

赵：母亲早死了。

康生：你小时候读过书吗？

赵：没有。

康老：怎么识的字？

赵：参军以后认的。

康生：参军以前干什么？

赵：务农。

康老：还干过什么？

赵：当过二年国民党的兵。

康生：所以我问你国民党还是共产党！

戚：挤到了边才说。

康生：谁的军队？

赵：教导纵队。

总理：哪两年？

赵：三三年到三六年。

总理：三三年到三六年在什么地方？

赵：在南京。

总理：怎么跑南京去了？

赵：当地招兵。

康生：什么人招的？

赵：不知道。

康老：招到哪儿去了？

赵：检查身体后到了保定。

康生：你不是务农吗？怎么当兵？

赵：生活困难。

康老：多大岁数了？

赵：51岁。

康生：在南京受过训没有？

赵：受过训，教导纵队。

康生：加入国民党没有？

赵：加入了。

康生：在哪儿？

赵：在南京。

总理：你的教导纵队和我们打过仗没有？

赵：没有。

康老：受训多久？

赵：两年多。

总理：三六年？你哪一团队？

赵：（支吾）只有两个团，大概是一团。

总理：哪一连？

赵：记不清了！

总理：哪个团？哪个连？

（赵：答不出）

康老：原来你是国民党蒋介石的人啊，教导纵队。

赵：哪一连我记不清了，团以下是营、连。

（康老直笑：你是军人怎么流这么多汗？）

康老：下文呢？36年以后呢！

赵：回家了。

康老：为什么回家？

赵：没钱给我。

总理：我问你，在西宁你捉了多少人？

赵：报社数字我不清楚，报社有两千多，后来大部队都放了。

总理：你几号离开的？

赵：24号到了兰州军区，以后到了这儿了。

总理：你们用了南滩监狱吗？

赵：不清楚。

总理：他们都是从南滩监狱出来的。

张洪：用了，在南滩。我以前去过，我们搞警卫，关的什么人我不清楚。

赵：可能.....

总理：你知道“二·二三”后同学、工友共关了多少人？

张洪：不知道。

赵：统计是一千七、八百人。（众怒）

总理：十七、八天了，你的××师作警卫，关了多少人数都不清，你怎么这样回答问题？

张洪：.....到最后。

赵：总理请允许我讲。

总理：讲什么？

赵：军区。

总理：你不是来搞“三结合”吗？你在北京讲过。

赵：没有。

关锋：那天康老、伯达都听了，有录音，有记录。

康老：那天晚上你谈话有记录。“三结合”对象是谁？你认为那个好？

赵：我没说谁是，没这样讲。

康老：有记录，你怎么讲的？

伯达：你讲了一个人。

赵：王昭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其他没讲什么。

康老：你这个人一点不说老实话。

戚本禹：你这个人怎么一点儿脸皮都不要？一点儿脸皮都不要。死不要脸！你讲王昭这个人好，有干劲、有魄力，群众拥护，说过没有？

赵：我说了。但是……

总理：王昭在吗？王昭你说，你原来认识不认识赵永夫？

王：不认识。

总理：你什么时候摔伤的，到哪儿去了？

王昭：在陆军第四医院，一月十二日离开西宁，以后到了洛阳。

总理：怎么到了洛阳？

王昭：到洛阳不用开刀。

总理：谁跟你去的？

王昭：一个秘书，姓宋。

总理：哪天到洛阳？

王：二月十三日。

总理：不对？

王：一月十三日。

总理：在西安呆多久？

王：二月六日离西安，二月七日到北京。

总理：写信（给我们）是几号？

王：三月十九日。

总理：你是个省委书记，中间这么长时间，中央不知道，家里也不知道。

王：家里和谁也联系不上。

总理：怎么不向中央报到？

康老：为何不向中央报告？我们还以为你在西宁呢？！一个多月，到处找不到，为何一点不向中央讲？

王：我养病……

康老：你一点儿也不说真话。

王：打电话说中央允许我休养二个月。

康老：什么时候？给谁打的？

王：给办公厅。

康老：办公厅就允许你了？

王：后来三月十九日和中央取得联系。（众笑）

康老：（笑）后来？后来才联系？！

总理：你老婆在北京干什么？

王：在北京市委市监委，休息了好几年了。

总理：光拿工资，不做事？

康老：包庇嘛！

（王昭旁一人：你不是说中央准你两个月假嘛？）

康老：八·一八红卫兵找你不在？

总理：这么说你很早就和八·一八作对了。

王：开始时是，以后我不介入了。双方都不介入。

（旁边的人：你昨天还讲八·一八要杀你！）

总理：在西宁时，公安、政法都归你管吗？

王：××师管公安。

总理：××师以前归你管吧！

刘贤权：军区都归他管。

总理：谁参加了联合指挥部？

王：公安厅厅长郑孝先、×××。

刘贤权：赵永夫也参加了。

总理：（对王）赵永夫参加你就不讲了，有王仲芳吗？

刘贤权：他停职反省。

伯达：青海这么大的流血事件你不知道？

王：三月六日我才知道。

总理：你同杨植霖同志分歧在哪儿？

王：对八·一八红卫战斗队。

总理：你是反八·一八红卫战斗队的？

王昭：我认为八·一八红卫战斗队不好。

康生：你仅仅认为八·一八红卫战斗队不好，你就为这一点反对他们？

王：组织不纯，作法上有点不讲政策，到后来才知道是反革命组织，……我讲八·一八要改正错误我才支持。

康生：也就是说你不支持？

（旁边两同志讲：你昨天还讲有三个人不支持！）

王：宋林、杨西林。

赵：我要讲清楚。

总理：你的报告很清楚了！

赵：（强行要讲）请总理允许我讲两句。

康生：你不要讲了。

伯达：你是造无产阶级反的头子，你是造共产党反的头子！

赵：……

总理：不听你的了，青海两位工友同志来了没有？你们还有什么要讲的？

王建义：我就把报社的情况谈一谈，我是八·一八红卫战斗队公路局的负责人。（重复二十三日发言）我可以用我的头保证，帐篷里没有一个死人，我到处走，没有枪。周总理：青海来的同学哪一位要讲一讲？

李涤环：……坐牢后期，我们和解放军熟了，他说“解放军当时也流了泪”，我说“我也流了泪”。

那位解放军说：“他们流泪和你们不一样，因为他们知道马上就要开枪了。”有小孩要进报社，解放军不让进去，因为他们知道，马上就要开枪了。

康生：清华大学许宝生来了没有？

许宝生：到。

康生：听说他.....

许：（叙述自己的遭遇）.....一个xxx要我们举手，我们手挽手站成一排，他头一低，往后一退，用机枪扫射过来，当时我旁边的一个同志就打死了，另一个同学旁边的一个女同志的脑袋都打碎了.....。（他哭诉了抓后被斗情况）

总理：你知道不知道，还有多少外地同学被关在监狱里？

许：xxx、xxx（王建义补充了他们在公路局看见捍卫队穿解放军衣服的事）

总理：杨植霖同志讲一讲。

杨：我有许多错误，继续检查。过去支持八·一八，他们说八·一八是反革命组织，林总来电了，我是带着向毛主席请罪的心情来的。.....讲八·一八有三挺轻机枪，“二·二三”以后，送我的二个干部讲，林副主席专门给赵永夫打电话，鼓励他，表扬他.....。据他们说，抓了三千多人。

总理：不止，刚才同学们讲有一万多。

杨：我回去以后搞了一个万人斗争大会，挂铁牌子，说我是大叛徒。

（三司同学：那一天我们也参加了）

总理：谁主持大会斗你？

杨：有个常委韩明站出来了，公开站出来批判我，说我是地地道道的反革命，主要内容是八·一八.....。自由很难保证，生命也很难保证.....小孩拿石头打.....，口号不喊打倒王昭，第二个喊打倒高克亭。

总理：高克亭同志来了没有？

高：来了！

总理：哪儿的人？

高：陕北！

杨：现在人心惶惶.....下一步怎么办？

总理：支持革命，反对反革命，坚决革命下去嘛！

叶群：你不打倒他，他就打倒你。

总理：广播学院黄泽泉同学有什么情况要讲？

黄：赵永夫说八一八先开枪，解放军还击，这是欺骗中央……。

xxx：……一个女孩身上中了三枪，xxx问谁打的，她说是xxx打的。那个人讲，你说是八一八打的，我给你养伤治疗，你讲xxx打的就送你进监狱。那个小女孩讲，我看见是xxx打的。于是被送进监狱……（底下陆续有人发言）。

康生：刘凤池同学来了没有？

刘：来了！

康生：你是怎样受伤的？

（刘讲述自己受伤经过）

总理：我问一下，张晓川！

张：有。

总理：你哪儿人？何时参军？

张：河北涿县，38年参加地方武装，十三旅。

总理：你何时到青海？

张：到青海一年多。65年11月由北京后勤学院去的。

总理：解放后在那儿工作？多大岁数？

张：在冀东，四十七岁。

总理：现在结束调查，青海情况开始不清，消息逐步透露出来，真象慢慢弄清，得到毛主席指示，林副主席同意，经过调查，搞清实质，宣布：

(一) 赵永夫，青海军区内部的问题是一个反革命政变。赵永夫玩弄了手段，欺骗了一些人，推倒了刘贤权同志，篡夺了无产阶级的党权、军权，就是他指挥的。

(二) 赵永夫篡夺了党权、军权后，勾结了张晓川，二人从一月二十三日 to 二月二十三日窜来窜去一个月，对西宁的革命组织八·一八进行了残酷的法西斯镇压。死伤百余人，逮捕革命群众一万多人，拷打、酷刑，完全是法西斯手段。

(三) 赵永夫谎报军情，欺骗中央，假说八·一八有枪，这是他自己说的。我们向革命群众调查，根本没有枪支，现在证明毫无根据，这件事他自己也说不出。但他向中央汇报都说有，欺骗中央和群众。他说他也派人作调查，兰州军区派人调查，都没有找到枪。

(四) 这件事把八·一八看成是反革命组织，和青海省委王昭是有关系的。

根据以上情况，报告了毛主席、林彪副统帅，处理办法如下：

(一) 中央军委将发布命令，由刘贤权同志全权处理青海问题。因为刘贤权同志没有被罢免，这是反党的人做的事。兰州军区也没承认，总政根本没有批准。由刘贤权同志全权处理，由兰州军区派负责同志帮助调查。需要说明：林总根本没打过电话。

(戚本禹：林总很少打电话。叶群：林副主席三个秘书一个也没接到电话，二十四日听到此事，死亡那么多，主席、林副主席非常生气，他们下令调查此事，林彪同志执行主席指示，下令好好调查这个事件。他们是反革命“三结合”的经验。)

(二) 在青海的部队由刘贤权同志指挥独立师、独立团。八零六一部队、八一二二部队、二零五部队，在此问题上也统一由刘贤权同志指挥。

(三) 向群众宣布，八·一八是革命群众组织。“二·二三”流血事件，由赵永夫一伙人，包括张晓川在内负责。要为死难的革命群众恢复名誉。抚恤烈士家属。受伤群众代为治疗。因为这一事件被捕、押的群众一律释放，被打成反革命的一律平反。

(四) 对受欺骗的群众概不追究，青海的同志要有无产阶级风格，要带着无产阶级气概团结他们，教育他们。采用整风的形式来解决。

(五) 应该说明：我们的解放军是毛主席亲手缔造的，是光荣的，伟大的。应当相信解放军，这次受蒙蔽的十三个连包围了他们，这次事件中他们也流了泪，证明他们是好战士，革命的工友、同学、战士要团结在一起，揭露这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揭露这一小撮叛徒。

(六) 刘贤权同志回去要成立军管会军管，筹备建立以刘贤权同志为首的军事管制委员会。全部实行军管，通过军管，帮助青海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为革命的三结合作好准备。

(七) 赵永夫应隔离受审，张晓川、王昭隔离反省，听候处理。

解放军同志，把他们三个带走！

(解放军上去揪赵永夫、张晓川、王昭的领章、帽徽，把他们押解下去。王昭在门口哀叫：“我和他们没有关系！”)

(在场同志热泪盈眶，高呼口号，总理和各位首长和同志们亲切握手退出会场)

(总理当时宣布决定时，被接见人员无比兴奋、激动，专注于听，所以记的不完整。请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的关于青海问题的七条为准。整理者注)

来源：1967年4月北京玻璃总厂红卫兵联络站编《中央首长讲话(3)》

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关于青海问题的决定

1967.03.24

中发 [67] 110号

根据毛主席和林彪同志三月十一日对青海问题进行调查的批示，经向各有关方面进行了反复调查，青海问题的实质已经基本清楚：

第一，青海省军区内部问题是一个反革命政变。副司令员赵永夫玩弄阴谋手段，推翻了司令员、军区党委书记刘贤权同志的领导，篡夺了军权。

第二，赵永夫篡夺了军权之后，勾结二〇五部队副主任张晓川，对西宁“八·一八”等革命群众组织进行残酷的武装镇压，打死打伤革命群众三百余人，甚至向十五、六岁的女孩子开枪，逮捕革命群众近万人。

第三，赵永夫谎报军情，欺骗中央，蒙蔽群众，所谓“八·一八”等革命群众组织拥有大批枪支，并首先开枪，毫无根据。经向在现场的许多革命群众调查，守卫青海日报社的“八·一八”群众，并没有枪支。赵永夫等人，派了专门小组进行搜查，至今亦未搜到一支枪。

第四，以上事件同原青海省委书记王昭直接有关。

根据这种情况，现在决定处理办法如下：

（一）中央军委发布命令，由军区司令员、党委书记刘贤权同志全权负责处理青海问题，并由兰州军区派负责同志协助。

（二）除独立师、独立团归刘贤权司令员指挥外，八〇六一部队，八一二二部队，二〇五部队，在处理青海问题上，也统一由刘贤权司令员指挥。

（三）向群众宣布“八·一八”为革命群众组织。二月二十三日流血事件，应由赵永夫和张晓川负责。要为死难的革命群众恢复名誉，给予抚恤。对负伤的群众，要负责进行治疗。因为这个事件而被逮捕的革命群众和干部，一律立即释放，被打成反革命的，一律平反。

（四）受欺骗和蒙蔽的群众，概不追究。群众组织之间的问题，用整风的方法解决。严防坏人挑动群众斗群众。

（五）人民解放军是伟大的。二·二三事件是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制造的，广大的当地驻军的干部和战士是没有责任的。一切革命群众同人民解放军当地驻军紧密团结起来，坚决打击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搞好。

(六) 着手筹备建立以刘贤权同志为首的青海省军事管制委员会。

(七) 赵永夫隔离收审，张晓川、王昭隔离反省，听候处理。

戚本禹同志接见外地红卫兵及青海革命派赴京同志（第五次）

戚本禹

1967.03.25

【地点：人民大会堂安徽厅。外地红卫兵及青海革命派赴京代表出席。】

(因记录不完整，又来不及核对，有些不是原话，但意思基本不错。)

戚本禹：今天给大家说一下，昨天你们提出来要回青海，给总理提出来了，总理同意。

(来了多少? ……) 你们有些同志身体有病或其他原因，不一定全部回去，你们组织商量一下，自愿的原则，有没有不回的？

众：没有。

戚本禹：都要求回去! ?

同学：有的表现不好的，他们炮打中央文革的，不应回去。(鼓掌)但一般写了检查可不同。

戚本禹：什么炮打中央文革？是谁？

同学：××大学的。……

戚本禹：过去打，现在不打，就可以允许他改嘛！触及灵魂嘛！

众：那不能够。

戚本禹：几个？

众：三个，还有××学院二个。

戚本禹：看他以前犯错误，现在表现怎么样？如果表现好，与群众站在一起，允许他们革命，大家讨论一下，至于其他同志写点什么，可不算数，可要回来烧掉，你们找刘贤权说一下。因为他们假借林彪同志的名义，是受蒙蔽的，烧掉算了，因为他们弄不清楚，允许他们改错。

同学：有的人……

戚：听说有一个人，××大学的，他说开了枪……包括他在内，允许改正错误，可以原谅，当然不能向他们学习。怎样？

众：讨论一下。

同学：有一个××学院的学生，把责任全推给别人。……他们不配再回青海。

戚：大家讨论，要允许他们改正错误。

同学：在青海我们认为是反革命暴乱，我们应该有毛泽东思想，如××大学的××等……他们发表文章攻击三司。还有××学院的×××、×××，哭哭啼啼，他们为保自己，说电台是谁搞来的……进行政治陷害，所以不同意他们回青海。

戚：你们要有点分析态度，说是反革命暴乱，谁又是叛徒了，这不好。“检查”都写了吧！×××写了吧？

王：没写，我说的是×××写了，他是看了林总电报才写的，……我说一种人……

戚：这种人是否要他检查一下？

众：不同意他们回去。

戚：要你们讨论。这种人与赵永夫是有区别的。

青海八一八红卫兵：对这种人我们不欢迎他，我们希望革命造反派回西宁。

戚：不愿回不要勉强，自愿原则，可报名，名单给我看一下。你们回来有没有要回家休息的？

众：没有。

戚：可回家看看，料理生活，搞两天学习。什么时候走？

众：越快越好。

戚：你们要学习。我来决定，放假一天，学习两天。你们是否回过家？

众：没有。

戚：还是回家，就二十八号出发。

(有人递条子，戚看。意思是二十八号没车)

戚：可不写条子，没有造反精神，说一下就行，是不是因为被镇压过。你们要养成一个习惯，不管是谁，谁说错了话，当面要提出来。我喜欢有造反劲头的人。

你们要回去这问题，提到伯达、康老、总理，讨论很久才决定。

你们没有透露消息吧！我有点怀疑。

众：没有。

戚：因为有好多布置，要等中央宣布，贴出布告。……没参加青海二·二三事件的同学，可选出十人去青海，由红代会负责，不是每个到过青海的都去，那太多了。

哈军工同学：选出十个是北京的，其他……我们哈军工是……

戚：那由哈尔滨决定。如需要可由刘贤权写信给哈尔滨，我这里不能决定。

你们是作为北京红代会派到青海宣传毛泽东思想的，因为没有三司了，应作为红代会派去的，中学的跟中学红代会挂钩；大学跟大学红代会挂钩，要有联系。

青海八一八红卫兵：要求与刘贤权座谈一次。……

戚：因为他马上坐飞机回去，不能……你们可回青海，……

(北京七中一同学提到荆起)

戚：荆起是不是联动？

××：不是联动也不是西纠。……

戚：是也不要紧……

戚：陈逸来了吗？

陈：来了。

戚：还在青海日报工作？你的文章写的不错嘛！文章写的好吗！要努力办好《青海日报》。

要永远跟着毛主席走，如果跟刘邓走，脑袋早就没了。

陈：（表态）

戚：程光远来了吗？

众：被抓起来了。

戚：不要紧，很快会放出来。他还在青海日报工作！

戚：还有什么问题，同志们！

××：捍卫队、火车头、贫下中农红卫军在这次反革命暴乱中充当了急先锋，打人最残暴。

捍卫队等是否是反革命组织？

众：不要这样说。

戚：他们意见对，不能随便宣布一个反革命组织，一个多数人的组织要宣布是反革命组织要经中央批准。把昨天的决定再念一念：

秘书：（念）根据以上情况，经过毛主席批准，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在3月24日作如下决定……）

戚：关于你们去青海，我问伯达同志有什么指示，他写了三句话，我来将念给你们听：

- 1.做青海人民的小学生；
- 2.做青海人民的勤务员；
- 3.做青海人民的好儿女。

在去青海前，你们要学些文件：

- （1）《农村调查序言》八：如何做小学生。

(2) 《学习与时局》，防止骄傲自满。

(3) 《纠正党内错误思想》

(4) 《整顿党的作风》

(5) 《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

你们自己再选些文章，还有中央文件、社论等，还有清华大学搞的刘少奇反对毛泽东思想一百例，我给你们每人发一本。还有北京市斗争的发展，出现许多问题，也有许多发展。

好不好，下边讨论回青海怎么办？采取什么方针？应注意什么东西？你们还可以讨论，听你们的想法，现在十点半，可以讲一个小时。

你们不是都要求回去吗，回去怎么办？有什么想法？你们自己要抓活思想，怎么打这一仗，大家讨论。

(同学们发言)

戚：首先要宣传毛泽东思想。是毛主席他老人家和革命群众心连心，（戚本禹同志说完看毛主席像）。青海的事件是毛主席首先发现，二月二十四号毛主席就发现了问题，毛主席和林副主席非常关心也很难过林彪同志说把革命群众打入了十八层地狱。

三月二十号毛主席有批示。我们送些材料给林彪同志，赵永夫也送了些材料，他送的材料很多但一会儿两挺机关枪，一会儿三挺机关枪，互相矛盾。你们的信里写.....在枪声中唱大海航行靠舵手、东方红，被迫跪下时，大家跪向东方，林彪同志看着都哭了。你们的信，毛主席也看过。是他要中央文革调查的，所以首先宣传这，不是那一个人，当然你们也有功勋，但首先是毛主席他老人家，而且毛主席对调查方法，对调查关键问题都作了具体指示，要首先向青海革命群众宣传毛主席的英明伟大，他老人家亲自批，林彪同志非常关心，总理亲自处理，他给你们已谈过两次，他还有许多要处理的事，还要看材料，总理看的比我还仔细。青海人民永远不要忘记这一点，

要给他们宣传，我想他们是忘不了的。你们不是想念毛主席吗？毛主席也想念你们。是军委命令你们（指被青海扣押的外地同学）回来的。

（同学们继续发言）

戚：赵永夫是罪魁祸首。

（同学们继续发言。讲到回去如何恢复八一八等革命组织时，戚本禹同志插话：要整顿组织、整顿思想、整顿作风。一面战斗，一面整风。）

戚本禹同志插话：要做小学生、勤务员、好儿子，不要认为自己很高明，就包办代替。

（当同学发言中提到青海人民非常信任外地红卫兵，许多事情都说要“请示”外地红卫兵时）

戚：人家“请示”，是你们的光荣，还是你们的缺点？

众：缺点。

（同学继续发言）

戚：他提出一个问题，就是如何对待军队。

（同学们继续发言）

戚：是不是大家谈到这里。

众：八一八谈点。

（有的同学提出军队问题如何搞的问题）

戚：还是要军队自己搞。彭、罗、陆、杨在青海是有社会基础的，王昭是罗瑞卿、彭真、刘澜涛的人。

这个事件的细节还要调查，可以配合军队搞，如报社死人问题，你们要翻他的案，他也要翻你的案，阶级敌人不会甘心退出历史舞台的。……有些问题，内部矛盾很突出，要放到后期去处理，不要取得一点胜利，就打内战，……这说明你们不是无产阶级革命家，是小资产阶级革命家。不要“反托派”，内部问题要调节，首先把大问题解决了，其他问题就好解决了。枪口要对准一

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有些问题要有意识的放到后期搞。你们研究一下.....我说不清，水平不高，也不好说，不愿意说。王昭没斗倒，你们就打内战，不要轻易戴帽子。有些问题我不愿意说，要用毛泽东思想分析，不是小资产阶级思想，不是宗派主义思想。

(同学继续发言，谈到抓革命促生产时，戚本禹同志说：很好)

戚：是不是到这儿。我说些不好听的话，下次见面不要犯错误回来。主席说，经得起失败考验，经不起胜利考验。你们不知道有好多造反派，去年夏天是造反派，到冬天就是右派了。还有的造反派是名牌的，在夺权中成为保皇的工具。如果你们脱离毛泽东思想轨道，用资产阶级的就必然犯错误。列宁说，聪明人不犯大的错误，犯了错误就改正。我担心你们，当然犯错误也不要紧，可以总结。好的革命者不犯方向性路线性错误，用刘邓的那一套，认为别人压迫了你们，你们也就那样。要做胜利准备，也要做错误准备，首先要做错误准备。你们是不是“五一”回来？

众：不行，回不来。

戚：不要包办代替，要依靠青海群众相信青海群众。你们还有任务，回来要斗批改，有的还要上学。

你们是特许外理的，中央给了指示，是特许，不要再特了，你们安排一下时间，如果“五一”不成，就再拖点。你们做一个月二个月打算。回来再欢迎你们一次，再听一次汇报。

不犯错误的根本保障，是学习毛泽东思想，处理每件事情紧紧跟着主席思想，就不犯错误或少犯错误。无论对军队、群众、敌人、保守派都要按毛泽东思想办事。

我们不是群众的老爷，群众是父母，不要把群众当成阿斗，自己是诸葛亮，是我们造的反。

“我”太多了，必然犯错误。你们是群众的小学生，是群众的儿女。×××出来时不是给你衣服吗，这还不是儿女。打枪时，工人掩护你们，你们要调查，写出来。不要把自己看的了不起。主席说，人民，只有人民.....不要看你们能讲，群众讲的不如你们流利，真正的好，不是讲的好。青海军区的调查员讲的流利，给我讲。看讲的什么，是不是毛泽东思想。真正的英雄要用他们的

实践证明，所以对群众不要包办代替，要做学生，不要把自己看成是解放群众的英雄，这是资产阶级思想。俄国的民粹派认为群众是零，自己是一，没有一就成不了一百，一千……。对群众要尊敬，满腔热情，眼睛向下，坚决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去做。

对自己要一分为二，特别是胜利时，要用优点克服缺点，要在严酷中经受锻炼，如果把锻炼当成了包袱，就把锻炼得来的东西失掉了。……不严格要求自己，就向对立面转化，要有组织性、纪律性，特别是这时，很重要。中央的决定，如果认为刘贤权不如我们，就不服从领导，如说六三社论我们比他看出来的早。如果不服从他的领导，破坏中央决定的就会是你们。

（对革命组织八·一八说）要整顿组织、整顿思想、整顿作风。

八·一八要一分为二，一边整顿，一边斗争，也不要有关门主义，搞得纯了又纯，是革命群众组织嘛。

要警惕坏人挑动，特别是你们自己里边的坏人，敌人也会打进你们里的，挑动你们转移斗争大方向。（谈到军队），解放军是光荣的、伟大的。像赵永夫那只是一小撮。二·二三事件是这一小撮坏人制造的，广大驻军、干部、战士没有责任的，他们没有责任。不要回去后，认为自己的军队对待你们听了他们命令采取镇压措施，部队是受了坏人挑动，这不能怪战士，千万不要上当。军队中还有坏人，会处理的。你们自己不要去揪××什么的，因为赵永夫在北京已被扣起来，就去揪别人。哪些人是赵永夫一派的，都要处理。如何处置，到一定时候就会处置。要向解放军学习。……特别是对待执行任务的十三个连，要处理好。我们共产党人不记私仇。是反革命利用了他们对无产阶级的感情，当然他们是有责任的，他们会检查，但你们要原谅他们，责任不在他们，解放军很多是好的，要看到这一点。

怎样对待保守派，也要按照主席思想去办，对他们愤怒是正义的、革命的。但由于激动就容易偏激，在处理保守派时就会发生不符合政策的情况，这要防止。对待捍卫队、总部，大多数群众是可以争取教育的，不要报复，要提高他们的觉悟，争取他们，团结他们。这是考验你们了

也要说服八一八。对受欺骗受蒙蔽的概不追究。对待群众组织.....不要去考虑：马上宣布他们是反革命组织。他们那里边有坏人，把坏人孤立起来。争取进步的，团结中间的，孤立顽固的。你们只要执行正确的政策，他们就会垮台的。他们中也有进步的，要鼓励他们内部造反，说他们是保字号组织较好。要讲究斗争方式，坚决执行军委八条，不戴高帽子，你们回去要成为执行政策的模范。

对待敌人，坚决斗争。如果将来把赵永夫拉到青海去，如何斗，你们可以提出意见，如何斗，是游街？可与领导研究。

对捍卫队的坏分子不能同群众一样，对他们实行专政，但要按照法律，按照军事管制程序，不要乱抓人、打人，除现行的当时抓外，一般的要经过公安部门审查，依法处理。

对待他们要用正面教育政策，你们才能扩大队伍。青海有可能成为文化大革命的模范，像山西那样，因为暴露充分。有条件可以成为毛泽东思想的大学校，由落后变为先进。成为毛泽东思想的根据地。如不按照毛泽东思想办事，可能刚胜利就丢掉了。

要戒骄戒躁！！！！

刊载于《中央首长讲话》（3），北京玻璃总厂红卫兵联络站编，1967年4月。

林彪关于青海问题的指示

林彪

1967.03.25 19 时

地点：京西宾馆第一层会议室。

主持：由周总理主持会议。

青海问题很大，是个严重的事件。前几天我们没有调查清楚，只听了赵永夫的谎言。原来他们把问题完全弄颠倒了。青海问题是一个大案件，是实行法西斯的大镇压，元月二十三日青海军

区接到中央的指示（五条），刘贤权同志召集常委会，讨论如何贯彻执行，并向群众表明态度，支持八·一八，本来是对的，是正确的，就在这个时候，赵永夫煽动机关造刘贤权同志的反，同时又勾结反党分子王昭，操纵支持保守组织捍卫队、红卫兵总部，来斗刘贤权同志。赵永夫这个坏蛋并停职（原文如此）刘贤权、张江霖同志的工作，然后就篡夺了军权。后来，又勾结总后办事处副主任张晓川，非法组织了联合指挥部，反抗兰州军区，操纵了驻军镇压八·一八。对内代替了青海军区党委，对外代替了青海省委，独揽了青海省党政军大权。并不经军区讨论和上级批准，张晓川非法调动了二百多辆汽车游行。二月十五日兰州军区党委有三条指示，叫把部队撤出来，赵永夫又派省军区副司令员刘斯起到兰州搞“绝食斗争”。赵为了镇压八·一八，对八·一八制造了许多莫须有的罪名，想尽一切办法找根据，谎报军情说：“群众有枪”、“群众先开枪的”，实际上部队先开枪的，二十三日调动了十三个连围攻报社，并开枪，抓了一万多人，打死打伤几百人，（有的群众面向东方，手挽手高呼毛主席万岁！高唱《大海航行靠舵手》）这是残忍的反革命行动。赵造谣说：我给他们打电话，总理也打了电话，（总理插话：根本没有那样的事）。他说打电话“打得好”，都是捏造。（呼口号：打倒赵永夫反革命分子）。

三月十一日青海问题，主席批了。经过调查已经查清楚了，这是一次反革命事件。青海的事件是一个反革命政变。推翻了刘贤权同志的领导。赵永夫这个家伙，一九三三年在国民党南京交警教导纵队受过几年反革命训练。他是国民党，不是共产党，是隐藏在党内二十多年的反革命分子。刘贤权同志是个好同志，老红军，是支持八·一八的。去年反对王昭也是正确的，（叫刘贤权同志起来大家看一看，叫张江霖同志起来，大家看一看）。张江霖同志是支持刘贤权同志的，也是好同志。刘贤权同志也有个缺点呀！警惕性不高，你和老虎睡在一起，为什么没有发现。驻军其他同志也是警惕性不高，跟着跑，政治上麻痹，（犯了错误，未记清）也应吸取教训。驻军调动十三个连，包围青海日报社，对八·一八进行残酷的镇压，法西斯暴行，这是带枪的刘邓路线，这是个典型，就是对于那些保守组织，甚至是反动的组织也不能开枪呀！除非是武装暴乱，

只要是徒手群众就不要开枪。这一点你们回到部队要好好贯彻，开枪是没有好处的，解放军在文化大革命中不能随便开枪，不能随便抓人，一定要抓住这一条死守线。（记不清）开枪就变成大血案，大刽子手。西藏不也是为报社问题，九千人包围了六天，经过耐心的政策宣传教育，没有开枪，把群众争取过来了，也解决了问题。这样的例子其他地方也有。为什么要采取镇压的行为呢？开枪只能说明：只有那些仇恨人民的人，才能干得出来。不然是不可理解的，是想不到的事。赵永夫造了很多谣，说：“八·一八有枪，首先开枪，是百分之一百的反革命。”经调查根本没有这种事情。八·一八没有枪，怎么能首先开枪呢？就是事后也没有搜出一支枪，当时，青海事情发生后，毛主席和我们都很重视，觉得问题很大，打死这些人就是问题。经过一查就是有问题，事情发生后震动很大，即使是反动的，也不能这样做，即使是反动的，也是头头反动，大多数受蒙蔽的群众是好的嘛！报告都有倾向性，对报告要慎重，不能以报告者的观点去听报告。这件事是和王昭有关系的，王昭和罗瑞卿的关系很密切，和彭真、刘澜涛是有关系的，是个坏蛋！青海公安总队改编独立师时，王昭就把独立师交给了赵永夫掌握，不交给刘贤权同志，所以独立师就掌握在他们的手中。（记不清）王昭是坚决执行刘邓路线的急先锋。是操纵保守组织与八·一八死做对，赵永夫在镇压八·一八以后就急于把王昭做为反革命的“三结合”对象。这个真是物以类聚，人以群分。根据上述情况，中央作出七条决定（中央决定已公布张贴）。中央这个决定很好，把青海问题作了正确的解决。从这件事中，我们要吸取教训，军队也是不纯的，有坏分子的，象赵永夫这样的人还存在，我们的部队大多数是好的，但确有坏人，不但青海有，总政、总参、总后，各军也有，他们要造反，要夺我们的权。文化大革命，他们这些坏蛋都跳出来了，对我们来说好得很，坏家伙利用文化大革命，猛烈地向革命份子进攻，如果不搞一下，一旦有风吹草动，他们就会一轰而起。我们是毛主席缔造的军队，是可以信赖的，大部分是好的，有些是认识问题，但是确有一小撮坏家伙。所以我们要提高警惕性。如三个总部、空军、海军确有坏人。如果不是文化大革命，空军就会被坏人夺了权。他们不是把地位、人选都安排好了吗？海军主持工作的几

个人也会被夺权。他们利用文化大革命向我们猛烈进攻。总后也是这样，黄克诚，洪学智和他们的爪牙，就抓了邱会作同志的小辫子，邱会作同志小偷小摸的事有，应该烧，但邱会作是个好同志。总政也有，总参也有，都是坏份子。从量上来看不多，但分量很重。比如，总政就有日本特务，国民党份子，总参不有夺权吗？所以我们要提高警惕性，差不多我们这些组织中间，也是要一分为二。但是青海的问题有它的特殊性，是国民党份子，法西斯份子，蒋介石份子隐藏在革命队伍中的反动派，他们乘机要夺我们的权。我们军队对刘邓反动路线的认识比地方差，比红卫兵差，与刘志坚的不介入是有关系的，现在要加强两条路线斗争的教育，对群众组织要具体分析，一分为二，对那些冲击军区的，也不能一概而论，说是坏组织，比如左派冲击军区，也搞认罪，请罪那就不好了。主席在八条规定中讲得很清楚，你们要好好学，领会主席的思想，我们要把文化革命搞好，就要依群众组织的大多数。靠解放军，靠大多数的革命干部。昨天主席又再次强调这个问题。特别是我们的解放军，一定要依靠群众，解放军和群众象鱼和水的关系，一刻也不能脱离群众，过去是这样，现在也是这样，永远是这样，离开了群众我们无法生活，有群众和没有群众，情况就大大不同。不是小小的不同，所以我们要好好地进行群众工作，深入群众，听取群众意见，支持左派。只有和群众站在一起，即使万一支持错了，马上就改正，昨天晚上主席还讲：军队要支援农业，支援工业，要支援革命左派，训练革命师生，任务很重，很可能犯错误，但是我们不怕，也不要把矛盾上交，要好好干，只要我们好好按主席思想和主席指示办事，紧密和群众站在一起，肯定主流是主要的，就是有了问题，及时请示军委，这样可能三分之二对，错也是三分之一。

关于两条路线斗争，红卫兵比我们清楚。今天给主席打了电话，请示了一下，想把红卫兵出的报和传单，比如刘少奇一百例罪状，收集一下，印发下去，有了铁证如山，也能使人恨起来，不然光靠一般讲是不行的。没有群众观点，和人民没有感情，就会把群众当成坏人，就会随便开枪，就是和人民没有感情。总政要收集，快印发，要采取措施。（肖华同志说：我们印了第一册），

一册还不行，还要继续印，思想上的转变，还是事实在前，没有事实，人家印象不深。还有总理、康生、伯达、肖华、杨成武等同志的讲话，也要印发下去。这场文化革命的斗争，是阶级斗争，不是宗派斗争。空军的成均就是要夺权的，这是贺龙搞的，这些坏家伙，你不斗倒他，他就斗倒你，不是什么宗派斗争。你想躲也是不行的，想防御也是不行的，只有进攻，这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我们一定要认真地进行文化大革命，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青海的问题给我们提供了一个血淋淋的典型。你不打倒赵永夫，他就要打倒你刘贤权，如果这样下去，我们的国家就要变颜色了。

刊载于《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林彪文集），1967年4月编印，编印者不明。

中央军委十条命令

1967.04.06

林彪同志：

此件很好。

毛泽东

四月六日

毛主席指示，中国人民解放军介入地方文化大革命，大力支持左派，这是一个伟大的、具有战略意义的决定，是一个崭新的历史任务。我军广大指战员，积极响应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号召，在支左工作中起了很大的作用。最近我们检查了某些军区的支左工作，有的做得好，有的做得不好。目前出现了许多新问题，应当及时引起注意。为此，特发布命令如下：

（一）对群众组织，无论革命的、或者被反动分子所控制的，或者情况不清楚的，都不准开枪，只能进行政治工作。

(二) 不准随意捕人，更不准大批捕人。对于确实查明的反革命分子要逮捕。但必须证据确凿，经过批准手续。

(三) 不准任意把群众组织宣布为反动组织，加以取缔。更不准把革命组织宣布为反革命组织。对于犯有某些错误的群众组织，要积极进行帮助教育。对于确实查明被反动分子控制的群众组织，要做分化争取工作，孤立其最坏的头头，争取被蒙蔽的群众。必须公开宣布其为反动组织加以取缔的，要经中央批准。

(四) 对于过去冲击过军事机关的群众，无论左、中、右，概不追究。只对业已查明特别坏的右派头头，要追究，但应尽量缩小打击面。不能仅仅根据是否冲击过军事机关这一点来划分左、中、右。

(五) 对待较大的群众组织采取什么态度，应就地深入调查研究，进行阶级分析；采取重大行动前，应向中央文革和全军文革请示报告。

(六) 一概不要进行群众性的“请罪”运动。也不要强迫群众写检讨。群众自动写的检讨书，退还其本人。有些长期不觉悟并且坚持错误观点的群众，不要急于要他们认错，而要给以时间，让他们在斗争中自己教育自己。不允许体罚和变相体罚。例如，戴高帽，挂黑牌，游街，罚跪，等等。

(七) 在军队中要深入进行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两条路线斗争的教育。学习毛主席著作，必须结合两条路线的斗争。广泛搜集揭露反动路线和一小撮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各种具体材料，印发到连队进行教育，使广大指战员了解他们的反动事实，进行彻底批判，肃清其恶劣影响。

(八) 对派到地方上去或主持支左的干部，要详细交待政策。要防止赵永夫式的反革命分子（赵永夫原青海省军区副司令员，是一个混进党内军内的反革命分子，他玩弄阴谋手段，篡夺军权，对革命群众组织进行残酷的武装镇压）或思想很右的人来主持支左工作。

(九) 在支左工作中，要学会做群众工作，相信群众，依靠群众，有事同群众商量，善于采用说服教育的方式，而不应采取简单粗暴和命令的方式。

(十) 对业已违反了上述诸条做法的，都要立即改正，积极进行善后处理。今后，坚决按以上各条办事。

这个命令，要在我军所有机关、连队内部用电报、电话迅速传达，广泛张贴。

关锋戚本禹关于解决青海问题的讲话

1967.04.27

关锋 戚本禹

关锋同志：

青海的同志们到北京来了好几天了。你们的意见，材料，要求都收到了。今天中央文革小组叫我们来看看大家，毛主席一贯教导我们要相信群众的大多数，我们相信你们是要革命的，所以才来见你们。我们来见你们主要解释一下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关于青海问题的决定，有些同志想不通，我们觉得要想通这些问题，要抓住大是大非问题，大是大非问题不清楚，小是小非问题解决不了。今天不谈小是小非，谈大是大非。青海事件是个什么性质的事件。第一条，青海军区是个反革命政变，反革命分子赵永夫（军区副司令员）夺了党在青海军区的军权，推翻、扣押了军区司令员刘贤权同志，应该重视这一问题，否则就糊涂了，刘贤权同志是一个好同志，是跟林彪同志走的，是跟毛主席走的，政治上是很强的好同志，无论从历史上，到青海来讲，中央军委是了解他的，是一个好同志，赵永夫是一个什么人呢？抗日战争时期，他在南京国民党教导队干了好几年，你们知道什么是教导队吗？（答：不知道）是干特务的，后来回到家乡，在一个地主民团里干事，以后就混到我们队伍来了，一直没有发现，这一回他自己跳出来了，文化大革命就是这样，很多牛鬼蛇神都跑了出来。赵永夫欺上瞒下，煽动军区司令部的

一小部分人，社会上的保守势力，斗争了刘贤权同志，把刘的军衔，帽徽都扯掉了，并遭受毒打，他想取而代之，把军权夺了过去，根本不向中央报告，甚至在群众中发传单，宣布刘贤权是军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这就是反革命军事政变，是青海的大事情，这就是青海问题。

第二、他篡夺军权后，又勾结××部队，打死，打伤三百多人，逮捕了一万多人，这在全国是没有的事情，军内也没有的事情。就抓起来的小孩子，我们都看见了，有十四岁的，有十五岁的，有小女孩，他们是反革命吗？实行的是资产阶级镇压，王昭是罗瑞卿的死党，是安在青海的死党，但他在幕后指挥的，赵永夫完全是欺上瞒下的，说八一八有枪，先开枪，当时我们也搞不清楚，没调查嘛！他派了一个专门小组在报社里搜，结果一支也没有，什么地道，阴沟都找遍了，完全是无中生有，我们问赵永夫如何解释，他也无言可答。接管青海日报是错误的，八一八办的青海日报卅三天，我们全都看，罪状是捏造的，我们都看了。

我们问赵永夫搞三结合，结合谁？他说：“结合王昭”，王昭是什么人，中央文革小组是知道的，看青海问题要抓大方向，搞反革命夺权，伙同王昭对革命群众实行法西斯专政，我们对这个问题看不清楚或者放在次要地位，那就永远也解决不了，刘贤权同志处理得很好嘛！可以告诉大家，中央是很满意的。

王昭的党羽是不甘心，还在煽动，最近青海出现了大标语，要欢送刘贤权，打倒刘贤权，（刘贤权同志是中央调至内蒙军区任司令员）内蒙是个大军区，刘贤权现在不能去，由别人去代理，以后去，贴他的标语完完全全是错误的，贴的人是受了欺骗、受了蒙蔽，希望同志们好好考虑，当赵永夫打击刘贤权的时候。你们应当想一想。有错误可以改嘛！对受蒙蔽的群众不追究，要接受教训嘛！要严防坏人欺骗，同志们千万不要上坏人的当，也不要呕气，不要纠缠枝节问题，那样会犯错误的，特别是你们那六位负责同志，不注意的话，会犯错误的。受蒙蔽要从这个问题得到教训，可以想一想为什么？一个副司令员把司令员打倒，军队不允许自下而上地夺权，有问题由上级撤换，有问题的可以反映。受蒙蔽的人概不追究，刘贤权要注意这一点，可能下面群众不

会这样做。但你们应想一想死难的同志，被捕的同志，心里就会好一点，犯了错误不要紧，改了就好，带着问题好好学习毛著，提高一步，站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走，支持刘贤权，把青海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搞好。

你们离开了中央决定，是要犯错误的，决定（指中央关于青海问题的决定）是林彪同志批准的，林彪、肖华、杨成武同志很关心青海的问题。不能有怀疑，不能对抗，不能抵制，你们当中有人跑到接待站贴大标语：“打倒刘贤权”，你们六人当中有四人是共产党员嘛！应该站到党的立场，这样下去会犯更大错误，在座的大多数是受蒙蔽的，中央决定由刘贤权全权处理青海问题，而有人贴刘贤权的大标语，这算什么问题？这算不执行这一决定，这件事你们负不负责任？原来受蒙蔽被欺骗了，中央原谅你们，为什么现在你们还这样干呢？有些人把大是大非看得轻了，相反，有些人把小是小非看得重了，贴标语很不好，你们不是真正的负责人（答：是。）我劝你们不要这样，这样不好，对人民事业不利，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不利，会继续犯错误。希望你们从这接受教训。成为坚强的革命战士，你说你不知道，怎么不反映（青海的情况，）至少你们没抓大是大非，抓的小是小非，可能有的同志很不满意，我相信多数同志是会理解的，如我说你们很对很好应很好走下去，也许会有好多人会高兴，但过一段时期，有人会反对我，不能那样，那样会继续犯错误的，同志们的欢迎也罢，赞成也罢，反对也罢，将来会明白的。

戚本禹同志：

文革小组要我们来见大家，因为你们经常到中南海，国务院接待站对抗中央的活动。为了避免大家犯错误，才讲一讲中央精神，你们其中一些人还在进行对抗中央的指示，写“打倒刘贤权”的大标语，攻击八·一八大方向错了，你们对。为了使同志们不犯错误，是想劝服大家听党、听毛主席的话，不要上当，擦亮眼睛，不要听赵永夫，王昭的话。中央决定是不能动摇的，内蒙出来了四千人，也就只有十来人在那里跳，广大群众自发起来游行，拥护毛主席和党中央的英明决定，你们当中就有那两个人，也许你们后面还有人，你们为什么还闹、贴大标语，还动员了一些

老太太，有小孩的妇女，你们要干什么？为什么要动员他们来？光考虑自己，不考虑人家，你们可以写信给我。赵镇压群众，屠杀群众，你们为什么不告急，给刘贤权平反、给八·一八平反，你们就告急了，你看你们的口号，为什么不喊打倒赵永夫？刘是跟毛主席长征的，赵是混入革命队伍的。他镇压群众你们就支持，对老红军你们就拉倒要打倒，你们错了，方向错了，赵不敢干的事你们敢干。最仇恨刘贤权的是赵永夫，是刻骨的仇恨，（他得了势就会枪毙刘的——关锋）你们这样做了谁高兴？青海有人写了要“欢迎刘贤权”，你们其中有人要搞复辟，要和赵同生死，共患难的，你们是拥护赵的，不拥护刘的，对反革命罪行你们不反对，毛主席给平反了，你们反对决定，你们同反革命坐在一起是大问题，不是开玩笑的问题。还要接管接待站，要把接待站人员拉上街去辩论。这里是北京，不是赵统治的西宁，就是赵统治的西宁，北京学生都知道青海事件，你辩论可以，人家到时候发生武斗我们可不管了，你们不要以为我们不了解你们的情况，我们了解的情况很多，不要存在任何幻想，赵打死了那么多人，你们为什么不到北京来告急，我们到处找都找不到，给他们平反了，你们就来了。好人站错队赶紧过来，大多数是好人，是热爱毛主席的，八·一八做得对嘛！当然八·一八不是那么纯，我们是知道的，刘贤权同志也了解。这是不可避免的，慢慢会……解决的。两个组织比较起来，我看你们不纯，赵、王是最大的不纯，要看大方向，是站在刘一边，还是站在赵一边的，一个是毛主席的路线，一个是反动路线，两方面打、砸、抢，我们都反对的。就看你们站在哪边，站错了队就改嘛！同志们要认清队伍，弄不清就往里钻，要作阶级分析，看看对不对，在青海你们吃不开了，才到北京来贴。你们过去听说过象青海这样的事情没有？（答：没有）给你们一个任务，回去做工作，应不应该。刘是一个好同志，他挨过打，他没有报复过谁嘛！我看现在的问题是你们的问题，没有喊打倒刘贤权的口号，我看你们心里头是想喊的，你们青年人不要瞎起哄，不要叫人利用了，不要当枪使，你们要很快的改正错误，不要听煽动，他们要把青海搞成反革命的基地。赶快回去闹革命，反对赵永夫，你们组织不要恢复，错了嘛！干脆解散算了。